



赵立中 著

桃花运



大众文艺出版社

1247.5/910

桃花运

赵立中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运/赵立中著.

-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5

ISBN 7-80094-260-0

I. 桃…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5929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市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85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16.60 元

内 容 简 介

年初，记者南袁请一“命理学家”预测本年运势，其人断言这一年他定走“桃花运”。结果，他先是在火车上邂逅了从县城来京的美貌诗人梦兰，其后于一次采访中结识了做了大款“包奶”的少女钟阳，夏日又巧遇了初恋情人戴影，“桃花运”果真如期而至。然而，纯情的文学少女梦兰最终堕落成罪犯；顽强地追求美好爱情的戴影抚着心上的伤口皈依了空门；只有率直鲁莽的钟阳果敢地挣脱命运的摆布，艰难地找回了自尊。迂阔的南袁在和三位女人的交往与情感纠葛中，既难寻回少年时驻留心梦中梦一般的浪漫爱情，又无力为遭受恶势力蹂躏的女子提供有益的帮助，只剩下无奈的感伤……

一 唱 三 叹（前言）

本书写的是几个风尘女子的故事。

风尘这个词含蓄而文雅，它应当有很丰富的含义，不可作简单解释。历来有不少文学或文艺作品以艺术方式解释过这个词，所有这些，包括本书都将是对此词的最好注释，请读者留心就是。我所以这样说，是避免有人一看到第一句话，就认为“风尘女子”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说法，心想，什么“风尘女子”的故事！明明是写“卖淫”女子吧。当然这样理解对本书的销售也许更有好处，有哪个写书的不愿意自己写的书被市场接受呢，在现而今？可是我是个叫真的人，我要在你阅读书的正文前就告诉你，千万别这样理解。

那么，你不是写卖淫女子吗？

话似乎也不能这么说，在商业文明发达的社会，卖淫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商业文化之一种，人类大概有一个不成文的法则，那就是随着商业文明的萌发，女人的性功能就已经被普遍地当作了一种商品，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对于现今商业文化异常发达的大都会，与此相关联的，这种情况的异常普及似乎也在定律之中。当然另一个定律便是人的异化，人类文明的进程正在实现着人的本质的异化，这是卢梭曾经天才地论及的课题，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然而我非思想家也非理论家。作为

一个小说作者，我只是在捕捉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的生活状态时，写到某种活法（或者说玩法）的女人的故事而已。如果你想从理性角度或者从理论角度来探究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的根源、发展及消长等等，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这些不是一个小说作者能做到的事情。

小说家应当以语言形式从视觉上展示人们的生活及存在形态，而尽可能不去作什么判断和评论。

结论让读者去思考，或许根本不存在什么结论性的东西。

即使如此，我仍然要说，这并不说明小说作者并非没有对人物世事的倾向与判断，只是他不应当以此来过多的影响读者。

我有一个记者朋友，他是个小有名气专门炒作社会热点话题的人，九十年代初，他炒写离婚题材，很热闹了一阵子，后来出了一本书，据说很畅销，被卖了许多钱。而后他开始炒作“三陪”题材，为深入起见，整日泡歌厅进夜总会。在他深入于此之间，有一次碰到我，话题从此开始，他跟我讲到个中的一些秘密，什么行规、价格、操作程序等等，我倒也听得津津有味，末了，他诡秘地跟我讲了一点他自己的心得：你千万别拿那些“鸡”当人，她们只是一个机器，交易完了，就不必再回首，切记不要玩感情之类，那你就犯傻了。当时，我对他此番议论颇不以为然，我首先觉得一个作者似乎应该对他接触和体验的生活有一种超然的态度和稍稍高出水面的视角，决不应身入其中便如身陷其中，而且我特别接受不了他的人机等同论。我说，看来你很鄙视这些卖的女人了？可是在我看来如果说她们的卖是肮脏的，那么，世上的买卖不肮脏的也太少，大者如政治，所谓“慕尼黑”你知道吗？你说肮脏不？小者，如你这个当记者的，你有没有过为某种势力左右而违背良心作那种欺世文章？这不是也是卖吗？这种卖其实不是在出卖灵魂吗？卖肉体的人也许心灵上还是干净的，如玛格丽特，卖灵魂的呢？他的肉体大概都保不住贞洁吧。世上的卖也实

在太多，政治卖淫，文化卖淫等等，大概都不见得比女人的卖干净。

也许我的话说得极端了点，从此得罪了这位朋友，从此他便不与我来往，直至今天。

要补充以上所叙的是，千万别认为我有意为某种社会现象或某种人辩解，我只是认为我的那位记者朋友对事对人有失公允而已。

也许存在的即是合理的。

故事只当它是故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只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如此而已。

二

如果我们用因果来推断人类社会的历史，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个怪圈。

记得我第一次登长城时，那大约是在三十年前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時候，我被它的雄伟惊呆了，只是一点也没有产生出诸如在卫星上能看到的人类遗迹和人类六大什么的那种自豪，惊呆之余我感到彻骨由心的悲哀，因为我从小就听到过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想当年那些修筑长城的人该忍受了多少痛苦和牺牲呢？当然如果他们能理解到这种痛苦和牺牲奉献给了子孙后代一个如此大的自豪和旅游资本的话，他们也许会稍稍欣慰，但可惜的是我敢断言，他们百分之百没有这样的理解，他们只觉得苦，“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可是如果说修长城是果，那么因是什么？因自然是为了抵御外来入侵，如果外来入侵是果，因又是什么？因是人类各地域各民族财富的不均等，如果这是果，因又是什么？因是人类聪明地

学会了发展生产以及发明武器，这是果，因是什么？因是人类总想过得比以前好。

这有错吗？没有。

可是因因果果下来，就有了长城下的白骨和春闺梦里的眼泪。

这不是一个怪圈吗？

同样这样因因果果下来，到今天，人类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吧，几百万年的因因果果到现而今，人类已进入核能时代，人类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推出轨道七次，当然其实用不了七次，只一次就够了。

世界末日，人类大劫难。

谁敢保证它不会发生？

然而所有的果，竟源于一个因：人类总想过得好。

于是我们在观察现代文明之汇聚地——现代都市人之生活时，就不免发出这样疑问，人类社会财富的与日俱增，真的给人类带来幸福了吗？

比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时代的那种美丽的爱情，今天还会存在吗？所有的温馨与浪漫都跑到哪儿去了？

那么，人类想过得好错了吗？

没有。

那么，怎么会是这样？

天知道。

我的思考仅止于此，因为我一想到这些就脑仁疼。

原来人生都只在一个过程中，你必须在这一过程的每一时刻都得持浅近的追求及成败的苦与乐，且不可对终极做过多的思考。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小说在写到这些男男女女的悲欢时，作者也只能持诸如上述的一种“平常心”。

三

几年前，在一个会上，一位业余作者（据他自己讲，他从小酷爱文学，但写了三十年竟没发表出去一篇小说）问我，小说怎么写？我回答说：不知道。又问：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作家？我说文学不过是人生的副产品，你活着，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千万别想拿着劲当什么作家，然后你的生活就会生产出许多东西来，生儿育女算一种，升职晋级分房子涨工资都算，另外，只要你能稍稍静下来，把生活沉淀一下，你如果有一种欲望，想告诉别人一些什么，那好，那就是文学。发表嘛，是很容易的事，你跟你妻子、丈夫、儿子、女儿讲讲，跟你的学生、邻居、同事讲讲，都算发表了，当然写成文字，交给能理解和支持你的编辑手中变成铅字更好。

我对人家讲的是实话，因为我就是这么做的。

前不久，中国作协创联部一位负责人给我打电话，通知我说，又要评什么奖了，问我95年以后可有作品发表。我想了一下，记得有一本小说是前几年发表的，可是是否在95年以后就记不准了，于是如实说了。他笑笑说，听说你近几年没写东西，下海经商了？我说经商是对的，可也不对，因为我还在写，只是写得慢了，少了。他说，也难怪，有的人前些年写了那么多，大概也写完了，干点别的也好。我知道他说的“有的人”其中肯定包括我，或者干脆说，主要是指我。

可是不对。

因为文学只是生活的副产品。我是随缘的，当专业作家如是随缘，下海经商也是随缘，人生是不可设计的，你只有随生活之缘，不过，此乃大幸，因为你生活着，就永远会有产品和副产品。

这本书写得是慢了点，96年夏完成三分之二，今年冬才杀青，

当时答应朋友写一个都市生活的三部曲，总计约九十万字，结果三部都只写了一半，就忙着生活去了，一忙就是两年，直到今年夏天才拾起来把这副业搞完三分之一。

这就是此书，下边应当还有两部，但我不作承诺。

这样写写停停有好处，就是可以不断地将生活中过滤出来的原料添加进去，以避免写早了的仓促和遗憾。

当然，只要写了，就会有遗憾，因为对文学来说，生命的后边风景更美。

文学和电影一样，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我曾想把以前写过的全部重新写过，但这是不可能的，一位作家朋友也劝我说，这不必要，人都有穿开裆裤的时代，能改变吗？

可也是的。

那么，就让我们遗憾吧。

作者

1998年11月13日

第一章

1

记者南袁今年二十九岁，也就是说明年就到了“而立之年”，可是，所谓成家立业对他来讲似乎还是一件说不大准的事情。当然说到“业”，他有正式职业，这勉强也可以算作一种立业吧——要是和他的现在开广告公司的同学小冯比，实在是惭愧得很。而说到成家，他现在连个女朋友也没有，这个家怎么个成法实在也是个大问题。为此，他特地去请教过一个“命理学”专家，专家问明了他的生辰八字以后，经过一番测算，愣说他今年定要走桃花运。他对此将信将疑，因为看看已经到了六月份，那命理中所谓的桃花还是一点影子也没有，因此，他对命理学专家的测算，疑的成分就比信的成分要大一些，不过今年总是只过了一半，到底那命理中的“人面桃花”会不会在下半年出现呢？

有一次他几乎相信机会来了。

那是上个月他到承德采访回来，很巧的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姐。那次他是乘坐旅游专线回来的，上车之后，就发现他的座位被人占据了，他很有礼貌地向占据了座位的人说，同志，您的车票是这，这儿吗？他的语言突然在半截腰上出现了磕巴，是因为他发现占据他的座位的人是一位小姐，而且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那小姐见有人问，正在向车窗外张望的眼神忙收了回来，对他只轻轻地一瞥，然后很羞涩地低下了头，一双很细

嫩的小手从挎包中拿出车票，看了看车票又回头看了看座位。

“对呀。”小姐有些惊讶地说。

南袁觉得声音非常悦耳。他不由自主地看了自己的车票。

“这就奇了，我的车票也是这儿。”他笑着说。

小姐也笑了。

“咱们俩说不好是谁上了票贩子的当了。”小姐说。

于是两个人都笑。

南袁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和这位小姐争执，就说：

“您坐吧。反正旅途不远，我站着没关系。”

小姐已经站起来，脸上带着一种抱歉的表情，似乎也要谦让，这时小姐对面的一位带小孩的妇女，大概很有成人之美的君子风范，就说：

“既然如此，就请这位先生坐到这里来吧，我可以和孩子挤一挤。”

说着她把孩子往自己身边拢了一下，腾出一个空档。南袁见那个空档虽说不够大，但勉强放上半个屁股去也还可以，就谢过女人探着身子坐了上去。这时他才来得及细看那位小姐，她的眉眼鼻子嘴唇面颊两腮发式等等，虽然一切都带有小地方人的某种拙朴，但总体仍不失娇媚与纯洁。

简单说，他有点晕菜了。

“您这是上哪儿去呀？”他主动与人家搭讪道。

“上北京。”小姐说。

“好好，我们同路。”他说。

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蠢。

“先生是北京人吧？”小姐问。

幸好小姐有此一问。他忙把自己的名片掏出来，出于礼节，他先递给了身旁那位给他让座位的女人一张，并说：

“请多指教。”

然后才双手举着捧给小姐。

小姐看了名片露出很惊喜的神情说：

“是个大记者嘛！”

“只是个小记者，小小的那种。”他笑着客气道。

“那么，您和《少女文学》的人也认识了？”小姐说。

“认识几个，怎么，你和他们有联系？”他说。

小姐脸上露出少女的娇羞，低了头轻轻地说：

“嗯，我这次去就是参加他们组织的一次青春诗会。”

“这样说来你是位女诗人。”他说。

“反正就是喜欢呗。”

“一定发表过不少作品了吧？”

小姐更加羞涩起来。

“还没。”

“我看你气质很好，很有灵气的。”他夸赞道。

“看你说的！”小姐娇声道。

不知不觉中他们之间已经用“你”来相互称呼了。

“你和哪位编辑熟悉？”他又问。

“海波。”

“他？”

“怎么，你也认识？”

“不不，不很熟悉。”

他突然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这位海波他确是知道的。是在他中学时代，海波作为朦胧诗人很是风光了一阵，后来，所谓的朦胧诗不知怎的竟在中国文坛上消声匿迹，这位海波什么时候到了《少女文学》编辑部的，他不知道。女孩对他说：

“他真是个好人的，对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可热情了。”

南袁抬眼看了看这女孩，觉得她一脸稚气，心里在说，傻，太傻了。可是，他又觉得自己连杞人忧天都不是，也许只是一种嫉

如——好没来由。

这时，他身边的女人突然插了一句话：

“是呀，像你这样的漂亮女孩，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热情的。”

南袁听了这话觉得很舒服，可马上又不舒服了——她是不是说我呢？他歪过脸看那女人，那女人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

“这样吧，你到了北京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特别是遇到什么——麻烦，就打电话找我，或是呼我也行，我会尽量给你帮助的。”他诚恳地对女孩说。

接着他就觉得自己这样说似乎太虚伪。

2

回来以后，有好多天他脑子里总摆脱不开那个女孩的影子。他甚至梦见有一只凶恶的大狼向她扑过来——这样的梦更使他牵挂起那个女孩了。

不久，编辑部召开会议讨论报纸的出路问题，由于受到各种小报和五花八门的报纸周末版的冲击，报纸的定数连年下降，近来几乎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于是社长和主编就召集大伙开会，要每个人都想点办法。有人提出从根本上改变报纸的内容，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具体的做法就是必须放弃以前的那种教育性和严肃性，大量增加娱乐性的内容。这样的建议居然也被社长和主编接受了。于是又有人建议派记者去采访现实生活中一些比较敏感的领域，特别是什么走私、贩毒、持枪抢劫、贩卖妇女儿童以及赌博、卖淫等等犯罪现象，说这样的新闻才具有市场价值。于是就有人自认课题去采访什么城市的“三陪”小姐，还有的记者决心冒着生命危险去深入贩毒集团，总之大家为了报纸的生路，都有点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了。这情形很使社长和主编大人感动，当场答应，如果报纸因此而畅销全国，要给有功人员以巨额奖金。

这可真成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南袁也是出于年轻血热，见大伙为了报纸的生存如此卖块，也当场认了一个选题：

“干脆我去采访妓女得了，这样的新闻恐怕最具吸引力了。”他说。

谁知他这句话竟引起全体人的一阵笑声。

“对对对，小南干这个是拿手。”有人说。

“另外嘛，还可能有意外的收获。”又有人说。

南袁这才晓得自己不自觉的掉进坑里了。

“我开句玩笑，你们还当是真的？我没事采访什么妓女？我又没有病。”他忙为自己解扣。

可是已经晚了，社长那个大老头子居然说：

“这不是也很好嘛，社会上有关目前一些腐败现象的议论很多，可是我们报界就没有大胆地在这些领域开展工作……”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又引起大伙一阵哄笑。

“看来咱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是不，还是社长说的对，咱们就应该多到这种领域开展工作。”有人说。

“哎，你们可别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咱们报纸应该对公众进行舆论上的正确引导。”社长又说。

最后社长和主编一致认定，南袁就去采访妓女。

南袁则极力褪套：

“不不，关于这方面的选题，我还不具备这种能力，还是让更有经验的同志去吧。”

可是，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任凭他死说活说，人家就是不答应，最后他想了个妥协方案。

“这样吧，我先试着采访采访什么三陪小姐之类。”

“不行，你说晚了，那方面已经有人了。”

“要不，就去采访——傍大款的。”他终于想到了折中的办法。

“也好吧。”

这样他总算摆脱了妓女这个难听的词。还有人感到遗憾呢。

“其实现在妓女题材最走俏，你看呀，连电影行业不是除了什么红粉就是红尘吗？据说都是特有教育意义的片子。现在妓女就是最有教育意义的人物。”

“算了，谁爱妓女谁妓女去吧，反正我不妓女。”

南袁一着急连话都不会说了。

可是，采访傍大款的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那种行业也不是公开的，横竖不能大街上逮住一个女人就问人家：

“同志，您是不是傍大款的呀？”

采访就得有线索，可是这种线索又上哪儿找去？

这天南袁接受了一个临时任务，去某工厂采访体制改革，谈到十二点多了，还不见人家有请吃的动静。他知道濒临倒闭的该厂，大概并不急于在自己的这家报纸上露脸，没有多余的钱是肯定的，更犯不上给不知趣的记者嘴上抹蜜。

于是他只得悻悻告辞。

“你看我们穷的，连记者也招待不起了，这多不合适呀，传出去好像我们多不懂人情世故似的。”负责接待他的同志说。

他什么话也没说，只顾大步走出来。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看着铺天盖地的黄色“面的”和各色豪华轿车眼花缭乱地川流不息，他心中暗暗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回单位吃饭显然是不现实了，上“大排档”来碗两块五一碗的刀削面又太委屈了自己，进小饭铺？哪怕最大众化的小馆子，恐怕没有二三十块是下不来的，为了公事，凭什么自己要白赔？误餐费虽然已经从八毛涨到了两块五，可是相减的余数仍然很可观，而且全得从自己每月的可怜薪水里扣除，他又没有病，冒什么傻气？可是，大太阳底下晒久了，头上直冒汗，肚子里也一劲闹革命，心里只觉得熬煎。

“嗨，那不是你吗？”

不远不近的地方传来一种沁人的声音。

南袁顿时觉得身上凉爽了许多，他想起了一副名联：山色无心远，泉声入目凉。这种移情效应使他心也安然，他寻声望去，见马路对面站着她。

她穿着一件一字形大开领无袖短衫，下面是件紧身超短裙，头发绾着一个发髻，整个人显得秀丽挺拔。

她在对着他笑呢。

笑得那样从容自然，好像他们只是一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关系。

南袁见到她的时候，浑身上下立即有些局促不安，他努力克制着。

她身边站着一个男人，很年轻，但又不是很幼稚的那种，发式是当今最流行的“板寸”，西装革履，白净脸，毫无表情。这样的站在她身旁，倒不像一个人，倒像一头金鞍银镫的宝马。他觉得。

她和那男的只是朝他这边看，并没有要走过来的意思——也没有立刻要离开的意思。

南袁想，大概他应该走过去——虽然他有些窘。

他稍稍犹豫了一下，转念想：也不过如此。

于是，他决定走过马路去会会他（她？）。

他心不在焉地朝马路对面走，并不躲避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子，有种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奋不顾身（？）的气概——说不清为什么，大概是某种心理作用吧。反正他那种样子挺可笑。

她和他都在笑。

马路上的车子吱吱地刹车，司机们都探出头来骂。

她和他笑得更厉害。

他仍是一派那种样子安然行走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

到了马路对面，他主动向她伸出手来。

“你好。”他问。